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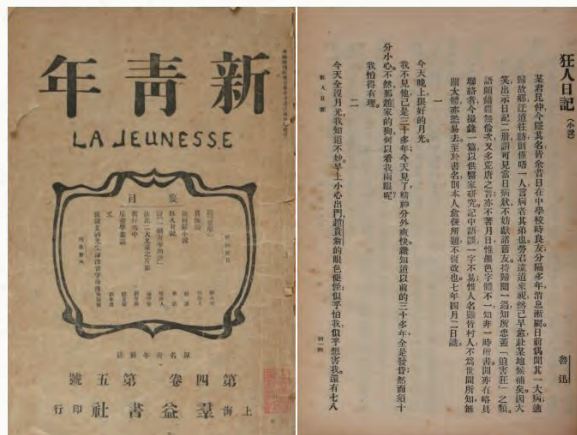
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，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。不料一吃，就又吃了一大半了。”（《马上日记》）“上海的居民，原就喜欢吃零食。假使留心一听，则屋外叫卖零食者，总是‘实繁有徒’。桂花白糖伦教糕，猪油白糖莲心粥，虾肉馄饨面，芝麻香蕉，南洋芒果，西路（暹罗）蜜橘，瓜子大王，还有蜜饯，橄榄，等等。只要胃口好，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，但胃口不好也不妨，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，分量原是很少的。那功效，据说，是在消闲之中，得养生之益，而且味道好。”（《零食》）

譬如，他专门钻研过脏话学，曾写了奇文《论“他妈的！”》，精心考据国骂的悠久历史。譬如，他的N场火力全开的论战，是不是凸显了他的多疑和激烈？譬如，章衣萍出版的《枕上随笔》说，鲁迅为了相思树“和猪斗过”（划重点：请高度注意“相思”二字）；而此前一年，“广平少爷”的“嫩弟”（再往后，互相的称谓还将进化为“嫩棣棣”“小白象”“小刺猬”“小莲蓬”……）介入“女师大风潮”，种种亢奋表现，让钱稻荪亦不免“吃一惊，觉得他精神上有些异常”。譬如，鲁迅有个“宴之敖者”的怪笔名，据云其含义是：“宴从家，从日，从女；敖从出，从放；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。”（陈漱渝《再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》）

赵延年创作的《狂人日记》木刻连环画。



49/50 《狂人日记》连环画 赵延年 1981



1918年5月15日，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刊发了一篇署名“鲁迅”的小说——《狂人日记》。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。

他跟朱安“不圆房”的婚姻，他对京剧、中医等等有偏见，他属于第一批报名学习柔道的中国人，他会为了老母亲去买张恨水的《金粉世家》《美人恩》，他在海婴身上倾注无限宠溺……大先生恰是一片大大小小的瓜田，散发着芬芳浓甘的致命诱惑。

当然，最近这几年，鲁迅痛斥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，或更为大众所津津乐道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他是一种智慧，他的文学和思想，是中国人知识结构的一部分；他是一种政治，关注“奴隶”“奴才”，愿青年人摆脱冷气，不装睡、不弯腰；他也是一种生活，斗士的刚性之外，不乏活泼的美。也许，中国是什么样的，就决定了鲁迅被人们“塑造”成什么样。

一个“世界人”的树人

鲁迅研究知名学者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邵元宝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指出：“人们对鲁迅的认识，是多种多样的。他还活着的时候，人们对他的接受，便是复杂的。你去看他学生的回忆录，看当时报刊对他的报道，包括他自己收藏的一些来信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既有对鲁迅五体投地的崇拜者，也有平视之的，更有素昧平生却信口开河的……我认为，单纯地奉鲁迅为神，或是觉得他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，都算是认知的偏误。我想说，迄今为止，我们对于鲁迅的了解，仍旧是不够充分的；有很

横眉冷对千夫指

俯首甘为孺子牛

鲁迅